

标题:如果跟他(她)分手,你会怎么说?

受调查人: 10 ♀ 10 ♂

1. 我先提出分手的话,我会:

请“分手代理”:

下 4票
正正正正 16票

自己说:

2. 他(她)要跟我分手,我宁愿:

请“分手代理”:

— 1票

自己跟我说:

正正正正 19票

本报小调查

分手代理专替恋人说分手 一对杭州情侣首吃螃蟹

迫于压力,代理人已于日前暂停业务

(上接 B1 版)

“事实上,那个时候我正为感情的事情苦恼。我女朋友(应是原女友)现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,我们在一起已经近5年了,都是杭州人,也曾经深爱彼此。三年前,她因为工作关系去了北京。她刚去北京的时候,我们几乎一天一个电话,但是,随着时间的慢慢拉长,我们的电话次数也越来越少,到现在,就算我们打通电话,也只有寒暄几句,已经没有其他话说。”小伙子静静地讲。跟很多人一样,男女朋友这个词对那时的他们可能已只是一个代号,但是,小伙子始终不愿意自己跟相交多年的女孩子说分手,于是他加了这个“分手代理人”的QQ。

这个小小伙子一定没有想到,他的这一加,既让自己和女友(应该是前女友)成了尝试“分手代理”的杭州第一人,也坚定了北京那些“分手代理”创业者的决心。

在QQ里,小伙子把跟女孩几年的交往情况告诉了“分手代理人”,表示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很淡、不想再继续浪费彼此的时间,“我也想到到北京跟她一起创业,但是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,我作为儿子理应在身边照顾他们,所以只能跟她分手。”然后,小伙子把女孩的工作地址和联系方式给了“分手代理人”。

接下小伙子委托的正是北京“分手代理”业务创始人杨先生。“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委托我们代理分手,我

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有需求市场的。”杨先生说。

了解了两个人的感情状况以及女孩子的性格和工作情况之后,他和同事用了一天时间研究如何跟女孩沟通,把男孩子的意思用最好的方式传达给她。最终,他们决定把女孩约出来。

于是,素昧平生的女孩和“分手代理人”坐在一起。“刚开始女孩子显得非常吃惊,基本上都不开口说话,光听我说。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吧,她感觉到我们的诚意和男朋友的意愿,于是也开始跟我讲她和男朋友的情况。我们一共聊了有三个小时吧,最后女孩子说‘好的,麻烦转告他,我同意分手。’”回忆第一单生意,杨先生记忆犹新,“没想到第一单生意就这么顺利,应该说时间也花得不是很长。通过这件事,我深刻体会到,分手代理值得一做。”

以上并非记者编撰的剧本,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。出于职业道德,无论记者怎么保证不会过多打扰小伙子和女孩的生活,杨先生始终不愿意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做丝毫透露。

两周接了五单生意

“他也不是随便想想做这个的,应该说是受了韩剧的启发。《悲伤电影》不是早就说明分手代理是有很多人需要的么。虽然只是电影,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成为现实呢?”记者几经辗转,找到了目前全面负责北京“分手代理”业务的李先生。谈到“创始人”杨先生的这个创意,他如是说。

据了解,杨先生原是北京一家职业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,自从开办“分手代理”业务以后,先后咨询过工商和税务部门。“他想要把这个业务做大,应该会在全国各地开办办事处。”4月25日时,李先生这样介绍。

据悉,自从发布帖子之后,陆陆续续有上百人通过各种途径找过他们,希望他们代理自己的分手事务,最多的时候,一天就能接到不下20个咨询电话,还不包括通过QQ联系的。

“希望我们代理分手的主要有三类情况,一是父母不同意孩子交往,父母亲自找我们的;二是两个人本身感情已经淡了,而且其中一人已经找到更合适的爱人;第三种是因为两地分居太久,感情已经淡漠。”李先生介绍,“都说‘宁拆十座庙,不拆一桩婚’,对我们以劝分为目的很多人不理解。其实我们劝分是有很多条件的,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双方的讲述,我们确信感情的双方都已经对这段感情失去了信心,既然都已经很冷漠了,空挂男女朋友的名头也就没意义了。”

自4月初至今,李先生他们已经做了五单生意,其中一单是父母委托的,剩下的两单都是因为有一方想提出分手。

生意失败还挺高兴

既然是“分手代理”,那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女朋友同意分手的吧?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工作呀。

“其实也不是。我们还是会根据具体情况,是不是双方真的已经没有感情了。如果两个人还是有感情的,我们甚至会帮他们冲破阻力,让他们可以在一起。”李先生说,“就像已经接的五单生意里,就有一单是劝分失败的,不过我们还是挺开心的。”

他说的,就是父母委托他们拆散女儿和男朋友的那次。

据他回忆,女孩的父母先是和他们QQ聊天,然后又打来电话。女方父母的意思十分明确:女儿的男朋友根本不配不上女儿,必须让他们分手。于是李先生让一名女同事加了女孩的QQ,几天的网上沟通之后,他了解了事情的始末:原来女孩在北京某知名外企上班,而男孩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,而且还出身农村,因此,就算他们交往了将近三年,女孩的父母始终以“门不当户不对”的理由拒绝接受男孩。

“跟女孩和男孩沟通的过程中,我们感觉到,他们俩是真的有感情的。女孩还说觉得跟男孩在一起很幸福,也相信会一直幸福下去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转变下思路,应该帮助这两个年轻人。于是,我们把跟女孩QQ聊天的记录转发给她父母,跟男孩聊的天也全部转告给他们。另一方面,我们还教男孩要怎么更好地表现自己,比如给女孩的父母烧拿手菜,着装要注意等等。慢慢的,女孩的父母最终接受了这个男孩。”尽管没有圆满完成预定的分手任务,但是李先生谈起这件事还是挺开心,“其实,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缺少沟通。父母跟子女是,男女朋友也是。所以我们很愿意充当大家沟通的桥梁。”

起步价只要50元

虽然分手业务已停,但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当初是

怎么收费的。又要负责双方沟通,又要保证男女朋友“友好成功分手”,收费一定不便宜吧?

“因为是刚刚起步,我们还没有制定特别严格的收费标准。当时就是按照三环以内起步价50元收费的。”李先生说。

这50元的起步价里就包含交通费、人工费和通讯费,但谈判场地只能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。如果委托人要求到高档场合,比如茶楼或者咖啡厅,消费费用就要委托人工另付。

“因为联系业务的各个档次的人都有,很多人考虑到自己和对方的档次,要求把谈话场地约在稍微高档点的地方,那么消费的钱就要另计了。”李先生说,“就算这样,50元的起步价还是很便宜的。有人打来电话一听我们只收50元,就主动要求给我们双倍工钱。因为很多人并不是没有这个钱,而是不想为一段已经淡漠的感情劳心劳力。”

通知分手时,万一碰到情绪激动的客户不理解,或者反应过激怎么办呢?

“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,因此,如果要去见男客户,我们就派女孩子当先锋;如果见女的,就派男同事。这样一来就比较方便沟通了,而且在异性面前,一般人总是有所收敛的。”

大家需要,我们就重来

据悉,他们有四个业务员,两男两女,基本都是已婚人士,有专职也有兼职的。“这样可以确保大家的阅历稍微丰富些,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总比较成熟。此外,我们也请了心理咨询专家讲课,了解情感生活中男女的情绪状况以及跟人沟通的技巧。”李先生说。

至于工作,他们基本都是白天接电话筛选“生意”,晚上开始跟委托人或者“被分手人”沟通。除了电话,网络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。很多时候,为了了解委托人双方是不是真的要走到分手这一步,他们要花上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。

“现在决定暂时放弃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在议论面前退缩了呢?”记者问。

李先生的回答很慎重:“都不是。只是刚好大家都比较忙,因为一开始我们也是尝试一下,看看市场反映,现在虽然说明市场是有这个需求,但是可能跟北京这个城市的主体格调并不合拍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会换个地方重新开始?”

“现在都不好说。只能说等待市场的反应吧,如果事实证明还是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来做这样的工作,我想我们还是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的。”他说。

再来看上海的“分手代理”小健。本月初,他也宣告停止业务。近两个月的时间里,他一共接手四五单分手要求,拒绝了十多次。“我不是为了劝人分手而劝,我只接受那些的确实有必要在一起的人。如果并没有真正分手必要的,我还会教他们怎样更好地处理感情。”小健说。

既然有这么多人找,为什么突然不做呢?小健告诉记者,开始这个业务以来,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反对,自己承受的压力也挺大,“不过,如果将来再有机会,我还是会继续做的。”小健最后说。

撰稿 见习记者 毛蓉蓉
制图 实习生 俞冲杰

杭州华山医疗美容医院 5.1 整形嘉年华 热烈祝贺人造美女一期手术圆满成功 200张“嘉年华”门票免费送

两周接了五单生意

虽然分手业务已停,但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当初是